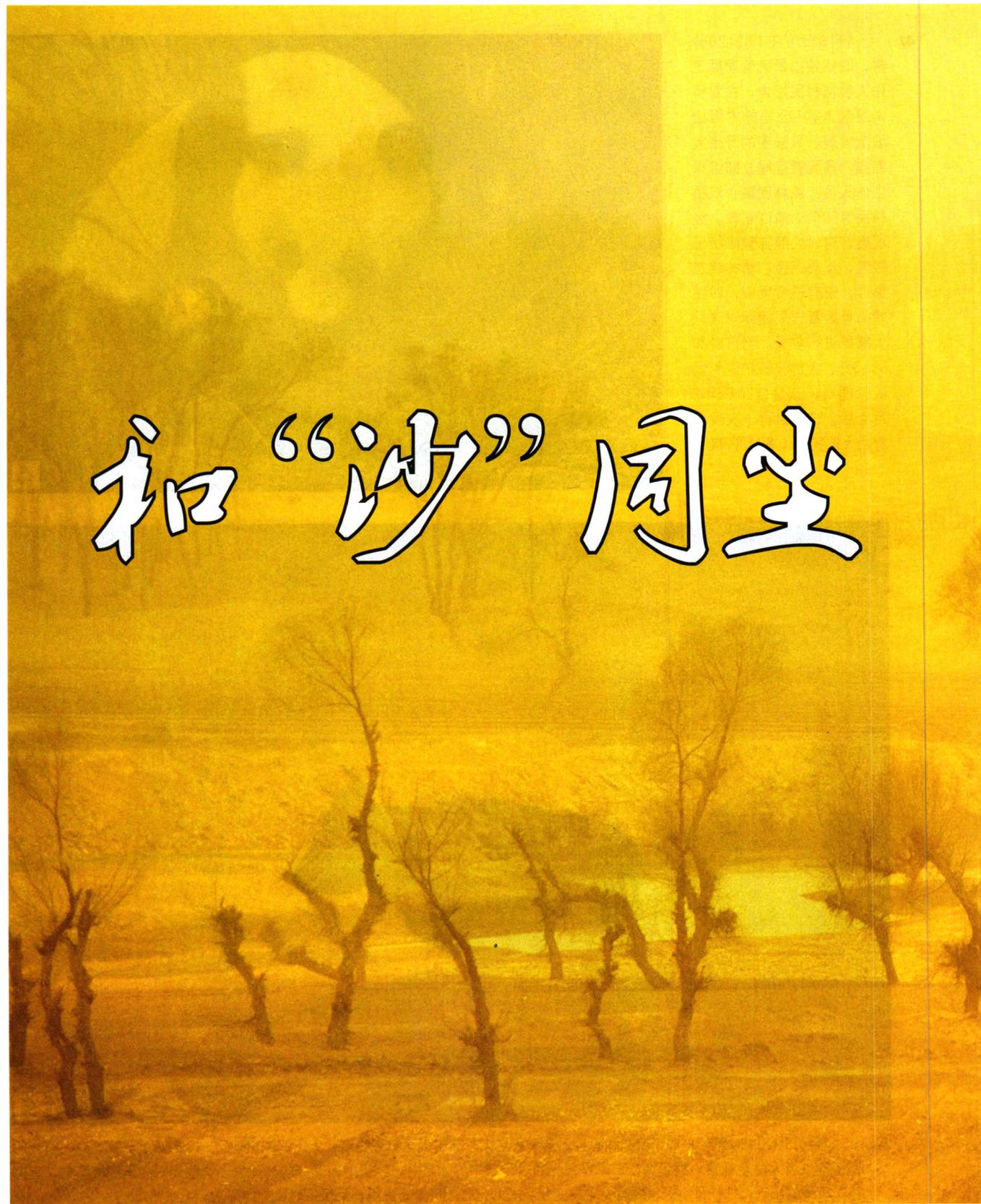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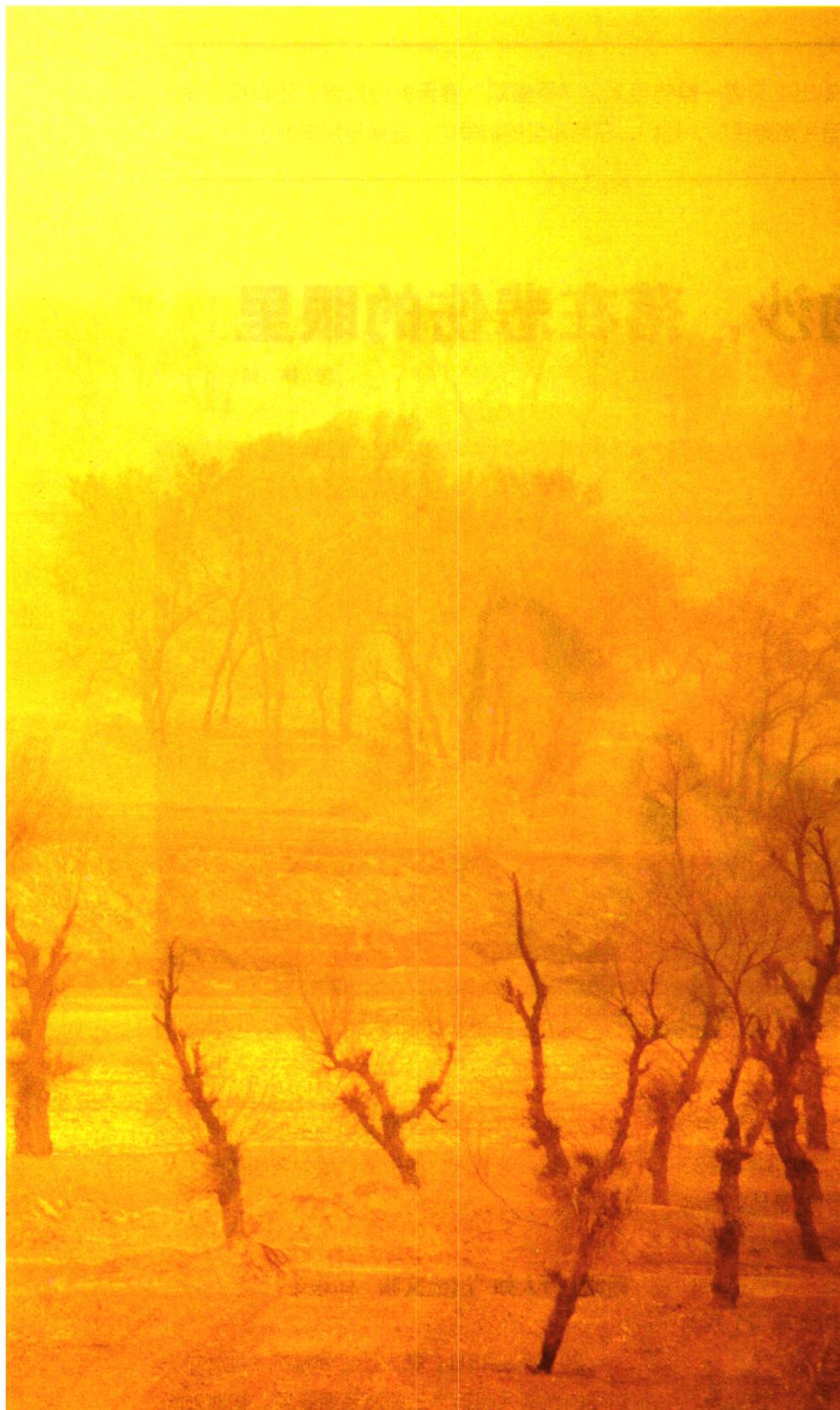


和“沙”同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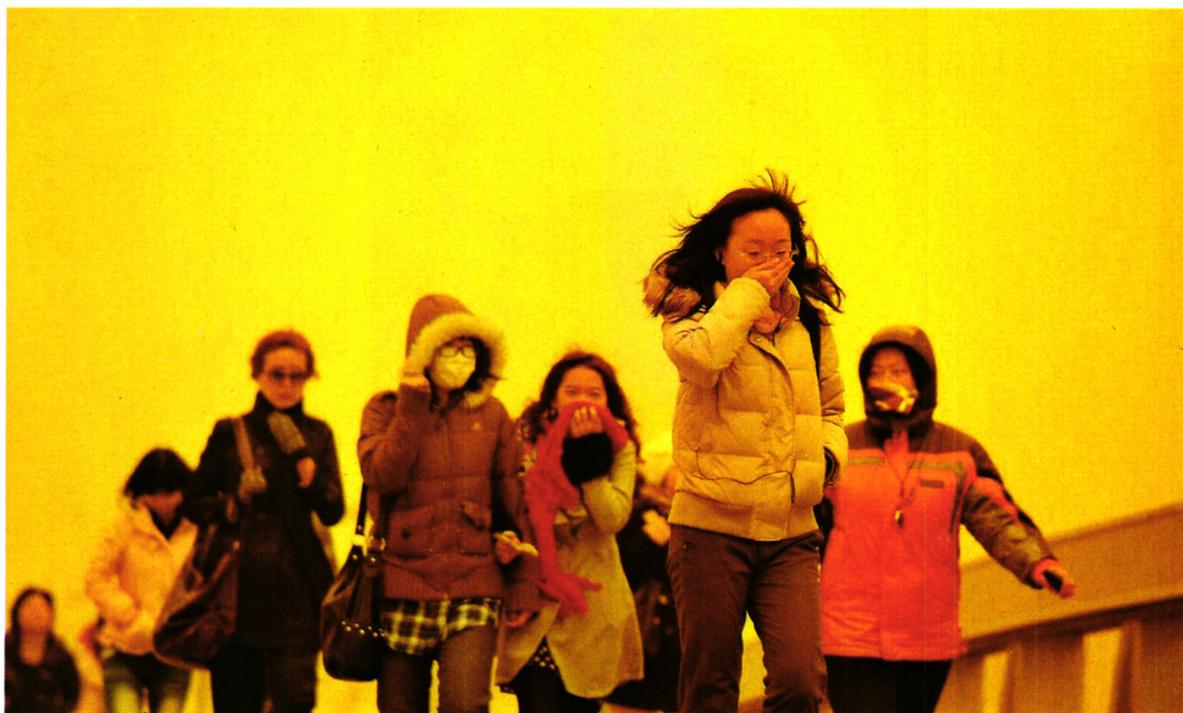


从东到西, 由南至北, 每年的新闻里总少不了沙尘暴的消息。这些漫天飞舞的细小颗粒, 不仅让普通民众苦不堪言, 如今更成为威胁国家生态安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民生问题。

如出土文物一般的行人，“不喜欢”春天的阿拉善，还有城市里的“巴音生态难民”，他们，在与沙尘的抗争中，显得是那样渺小……

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

文/林如



2013年2月，某报纸刊登了一幅黄沙漫漫的图片，其图片说明为：“2013年2月23号、24号，连续两天沙尘暴天气，这是地处腾格里沙漠腹地的甘肃省民勤县迎来蛇年的第一场沙尘暴。”而据气象卫星图显示，这次肆虐民勤的乃是一次大面积的沙尘暴，它同时还袭击了我国多个地区。

长期以来，在我国广袤的大地上，沙尘暴、

沙化、荒漠化，这些灾害不但从未远去，且愈演愈烈频频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成为我国的一大环境问题。

新疆：行人如“出土文物”样艰难行走

2013年3月8日，特大沙尘暴侵袭了地处中蒙边陲的新疆兵团第十三师淖毛湖农场。12时20分

前后，风力达8级左右，阵风约10级。当地的天空完全被黄沙笼罩，街道上能见度不足10米，车辆打起了雾灯在街上小心地行驶。街道上的行人在黄沙弥漫中就像“出土文物”一样艰难地缓慢行走，街面已全部关门停业的店铺在沙尘暴中时隐时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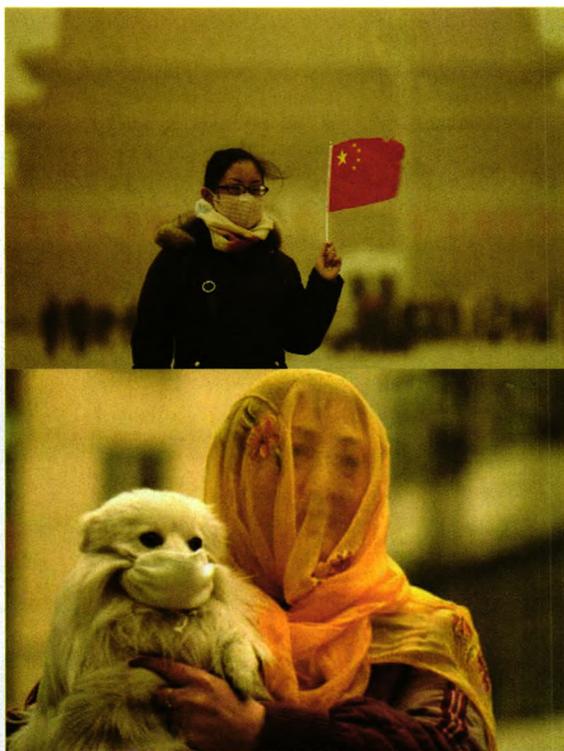
沙尘暴刮断了淖毛湖区域的一条输变电主要线路，直径近40厘米的水泥线杆被连根折断，该地区约3000多户居民的生活用水、用电中断。大风沙尘导致淖毛湖农场79座设施大棚不同程度受损，受损大棚蔬菜或被低温冻死，或被沙尘掩盖，5家工业企业因停电造成停产，电力系统、道路交通等受到损害和影响。初步估计，此次沙尘暴带来的损失近800万元人民币。

3月9日清晨，新疆阿拉尔市整个天空呈现橘黄色，漫天黄沙致整个城市能见度小于20米，街道上汽车打开了双闪灯。人走在街上，一张嘴就可吸入大量尘埃。

3月10日上午，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兵团第二师三十八团全团都被笼罩在朦朦胧胧的沙雾中。伊吾县淖毛湖镇政府工作人员说，这次沙尘暴还造成该地区个别牧民家的羊走失，数名在该地戈壁滩捡拾玛瑙的游客和当地居民被困风沙之中，所幸被及时解救脱困。如此强力的沙尘天气在近年来还是罕见的。

北京：全境由雾霾污染转变为沙尘污染

2013年2月28日，沙尘区蒙古国及内蒙中部的沙尘开始从西北方向向东蔓延，逐渐影响北京市，北京西部地区的空气质量监测子站PM₁₀的瞬时值已接近1000微克/立方米。这次随着西风抵达北京的浮尘，与北京市前期受不利扩散影响导致的污染积累相叠加，延庆、石景山、门头沟、海淀等多地已经开始出现浮尘、甚至是扬沙天气，北京全境将由雾霾污染转变为沙尘污染，空气颜



色由灰白转为土黄。

2013年3月9号，沙尘再次袭京。一大早，北京又开始刮起了大风，带来了大量的沙尘。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当天上午，大风夹带着沙尘席卷而来，遮天蔽日，天空也变得昏黄。马路和人行道上都可以见到大量的沙土，街上的行人裹紧衣服，捂住口鼻在大风沙尘中艰难前行。人在路上走了不到10分钟，脸上、衣服上都沾满了沙子，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土腥味。往远处望去，建筑物和道路都笼罩在一片沙尘之中。

有网友调侃，考虑每年北京沙尘暴的特色风情，建议今后将烤鸭、门钉肉饼、褡裢火烧、艾窝窝、炒肝、爆肚、焦圈、茶汤、糖火烧、驴打滚等等美食，合称“沙县小吃”。

阿拉善不喜欢春天

“阿拉善不喜欢春天。”这是一位记者的感



受。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虽有“一年之计在于春”的谚语，但是阿拉善不喜欢春天，尤其是今年的春天。他描述：当飞机还在银川上空颠簸盘旋的时候，向窗外一望，天空混沌一片，仿佛回到盘古开天辟地前的状态。

阿拉善距离银川大约有150多公里的路程。银川的天灰蒙蒙的，抬头看太阳，仿佛隔了一层磨砂玻璃，没有刺眼的感觉。“最近一周多来一直是这种天气。”前来接他们的司机常师傅说。

车驶出银川城区，路两旁基本上看不到绿油油的庄稼，土地里栽种得最多的是密密麻麻的小树苗。“现在很多地方都退耕还林、还草了。”常师傅说。光秃秃的幼小的树枝被风无聊地玩弄着，隐隐泛出的绿色在尘土的污染下显得没有一点生机。

一路上没有绿色，非说有的话就是高速路上的绿护栏，在土黄的背景中显得有些耀眼。

进入贺兰山脚下，几个高大的金字塔一样的

“土堆”显得格外醒目，那就是闻名世界的西夏王陵。

路两旁是戈壁滩，一些无名小草仿佛一个个伤疤一样贴在沙石黄土中，这儿一簇那儿一团的，路两旁拉着铁丝网。路上人迹罕见，荒滩一望无际，据说在以前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放牧的，但现在禁牧了。

“春天不要来阿拉善。”常师傅说，春天雨少，风大，沙尘多，“春天一半日子是沙尘天，我们都习惯了。”

阿拉善高原四周群山环绕，大部分地区被以流动沙丘为主的沙漠覆盖。全盟沙漠化土地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82.3%。在风力的作用下，乌兰布和沙漠以每年8~10米的速度前移，巴丹吉林沙漠也以每年20米的速度扩展。

“阿拉善沙尘暴”这个词始于1993年，从那时起，每年狂风像一头发怒的雄狮，从阿拉善裸露干旱的土地卷起上千万吨的沙土抛洒向华夏大

地，灾害波及范围越来越大，灾情越来越重，频率越来越高。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后这里共发生沙尘暴23次，阿拉善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沙尘暴源头地。

城市里的“巴音生态难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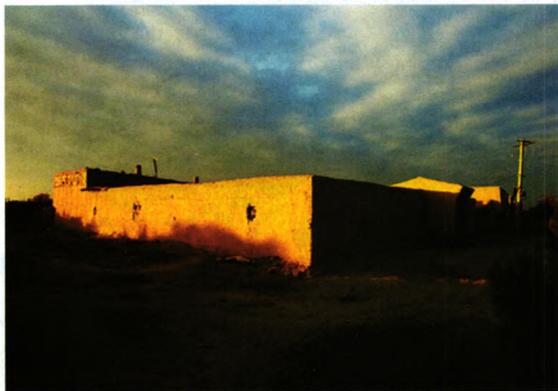
在巴彦浩特镇王府街北侧，一处奇石市场上，来自腰坝的牧民杨风玲站在风里，兜售着石头。她拿起一块木化石，要价1000多元。原先，杨风玲居住在阿拉善盟左旗的腰坝镇，和父亲都是牧民。当时家里种植了小麦、玉米、高粱，“我家里有300多只羊呢！后来天一点点干旱，活不下去了，人们都东奔西走，各找各的出路。”杨风玲的邻居有的到宁夏看果园，有的买车到街上干出租，有的就搞石头买卖，年轻人就跑到更远的地方，比如去北京、沈阳当保安、保姆。杨风玲也是听别人说搞石头赚钱，就进了一批石头。

如今，她的丈夫在外面跑出租，两个儿子上学，正是花钱的时候。想到家庭拮据的经济情况，她脸上浮现出忧愁的神色。在当地，以卖奇石为生的人不少，街头也随处可见一些奇石店。

一个沙漠边缘村庄的消失

自从两年前送走最后一户邻居，东容村六社，这个位于甘肃省民勤县沙漠边缘的小村庄，就只剩下了魏光财这一户人家。每天，这户人家的烟囱里会定时冒出炊烟，表明这个村庄还“活”着。面对日益紧逼的沙漠，魏光财固执地坚守着自己那处土墙围起的土屋，以及有关这个村庄飘渺的记忆。

从民勤县最边缘的西渠镇西行13公里，就是魏光财所在的东容村六社。事实上，这里压根儿就不像一座村庄：在荒漠和稀疏的红柳林包围



东容村最后的辉煌



魏光财和老伴的住所是民勤县西渠镇东容村六社目前仅有的一户人家。

中，横着一排破败的土坯房，墙是用黄泥和着草夯成的，院落已经坍塌，有的外表虽然完整，但窗户门框上积满灰尘，表明很久没有人过来了。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里的所有村民陆续迁往外乡，一去不回。魏家儿子在镇里安家后，带着媳妇去了内蒙古打工，儿媳妇曾发誓再也不会回这里住。女儿则嫁到了外乡人家，偶尔遇到节日才会回来看望他们。

魏光财靠门前种植的十几亩茴香过活，因为水质变差和土地严重盐碱化，小麦、地瓜这些他的父辈种植过的作物，如今在这里已经绝迹。十几年来，茴香成为这里村民唯一的经济来源。

民勤县东容村六社，这个只有一户人家的村庄，正在慢慢地被外人遗忘。而像民勤东容村六社这样被沙漠吞噬的村庄，在我国又何止这一处。❏